

日本名家推理小说
悲剧系列

M的悲剧



(日) 夏树静子 / 著
杨 军 /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的悲剧

M

7.313.45-
33



M 的悲剧

(日)夏树静子 / 著 杨军 / 译

日本名家推理小说悲剧系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林平

封面设计:日光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M的悲剧/(日)夏树静子著;杨军译,-北京: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5

ISBN 7-5078-1866-7

I.M… II.①夏…②杨… III.长篇小说:推理
小说-日本-现代 IV.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969 号

本书译自日本角川文库 1991 年版

© 夏树静子

版权代理人 株式会社 ヴッドベル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M 的悲剧》

〔日〕夏树静子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春晨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63044503)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

32 开本 9.75 印张 186 千字

2000 年 6 月 第 1 版 2000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5078-1866-7/I·158

定价:16.00 元

主要人物

真渊洋造	54 岁	陶艺家
笈川早奈美	31 岁	真渊之妻
中泽一弘	24 岁	真渊的学生
池见敦人	53 岁	某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
池见顺子	52 岁	池见敦人之妻
桦山	52 岁	律师
田边	40 多岁	厚岸警察署刑事科长
小田木	30 多岁	高井户警察署刑警
斋藤修吉	40 多岁	小偷
桥口	40 多岁	木匠



夏树静子原名出光静子，笔名五十岚静子。1938年12月21日生于日本东京。日本庆应大学文学系毕业。大学期间，即获日本“江戸川乱步候补奖”，并开始为日本广播协会(NHK)撰写剧本。1969年，《天使消失》再次获得“江戸川乱步候补奖”。1973年3月，《蒸发》获第26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代表作有《W的悲剧》《M的悲剧》《C的悲剧》《光之崖》《丧失》《雾冰》等。享有“社会派推理小说女旗手”的称号。

选题策划 /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 罗林平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定价：16.00 元

平面设计 / 日光工作室

目录

1	第一章 雾的季节
20	第二章 意外来客
44	第三章 黑暗的海角
63	第四章 第七个夏季
92	第五章 隐藏的日记
125	第六章 昔日的伤痕
159	第七章 时间暂停
190	第八章 最后的炉窑
219	第九章 芦苇
242	第十章 失踪者
267	第十一章 真实的笔记
296	第十二章 启程

第一章 雾的季节

1

啊，海平线消失了。

早奈美自己一个人吃完了过了时间的午餐，端着一杯咖啡回到了起居室。当她的眼睛看着双层玻璃门时，不由得涌起了这样的念头。

这幢建筑建在一座悬崖的边上。阳台突了出去。离阳台百余米的下方是一片沼泽，在沼泽与大海之间有一片沙滩。

远处那大大小小的岛屿散布在绿光闪闪的海面上。进入厨房之前还可以看到的海平线，如今已被天空中飘浮的白云所遮掩，蓝天和碧墨的海水已连成了一片。

她调转目光，坐在了面对阳台的一把安乐椅上。她喝了一口刚刚冲好的咖啡，然后把杯子放在了旁边稍矮一些小的小桌子上，把头倚靠在椅背上。

即使闭上了眼睛，那天空的蔚蓝色似乎仍可以穿过眼

映照在视网膜上。

近年来,日本的季节似乎正在慢慢地改变着。北海道的春天似乎也比往年来得迟。尽管如此,一到5月,雪就完全融化了,树木纷纷吐出了嫩芽。在沼泽中丛生的灌木丛长出了黄中透绿的嫩芽;在地上蔓生的芦竹也显露出了勃勃生机;还有那款冬花,也长出了宽大的叶子;悬崖上的小草也开始泛绿,北海道的5月,各种花草和树木竞相展露着风姿。

对了,今天早上还发现了水芭蕉……

早上,丈夫真渊洋造7点半钟出门,到札幌出差。去钏路乘车大约需要1小时,然后再搭乘9点20分的班机,10点多钟即可到达札幌。这个时候他大概正在和百货公司的美术部长议论上个月展览会的事吧。由于展览没有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真渊对这次谈话心事重重。

今天早上开门送丈夫出门时,早奈美才看到款冬花的叶子中间露出了水芭蕉的白色花朵。但不知当时自己和真渊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目送着丈夫的小货车费力地爬上小坡,就把打算好好欣赏一下水芭蕉花的事给忘了……

这时,她抬起了头,把视线又转向左边的草丛——果然小芭蕉在开着花。花朵仿佛是一把半开的小扇子,是那种十分可爱的白色花瓣。她又仔细一看,不只是那儿有,在它的周围有一片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要不就是今天早上一块儿开放的?

这块沼泽地位于通向纳沙布海角的20国道海边一侧。

这儿只有一座早奈美家居住的别墅式建筑,但在离他们不远的海滩边上,还有一处如同火柴盒一般的渔夫的房子。前几年,夏天常常有到海边捞采海带的人在那里住上几天,但从去年起就没有人来了。因此,本来就破旧的小屋立刻荒废下来,看上去如同远古时代的残垣断壁。

水芭蕉开花的时候也正是该采捞海带的时期,但由于这一带的海滩没人管理,也许今年也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早奈美的目光又重新打量着海面,突然,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但水平线,就连刚才看到的两个小岛也被浓雾淹没,消失了踪影。不断进行浓淡变化的迷雾还慢慢地涌向了海边的悬崖,雾气到处流动着,乳白色的迷雾把她视野中的世界都笼罩起来了。

“啊,是海雾……”

她不禁喃喃地自言自语。

每当大地冰雪融化、花木萌芽的春天到来时,从北海道东南的钏路,到 50 公里以外的这个厚岸镇,以及它尽头的纳沙布海角的沿海地带,就都进入了海雾季节。越是晴天,海雾越是明显的浓重。从海平线的那一方来看,海雾如同流动的风,徐徐越过海面,进而笼罩在厚岸湾内的各个岛屿,而且转眼间连岸边的丘陵和山峦都被溶入了迷雾之中。据说海雾在最大时可以深入到距海岸线 20 公里远的内陆。有时呈缓慢移动,而有时则在瞬息之间就将视线封锁在两米内。

“啊，今年海雾的季节又来到了。”

早奈美又念叨了一声，仿佛是在提醒自己：春季的姗姗来迟而被遗忘的海雾，伴随着突然产生的惊讶扑面而来。

她打开这扇双重的玻璃门，快步来到阳台上。海雾沿着地面渐渐地“爬”了上来，很快就包围了阳台，包围了她的全身，并流入了室内。早奈美感到双臂肌肤的阵阵寒意。

“啊，啊……”

像是在迎接久违的朋友一样，她伸展双臂，在空中划动着，拥抱着。

去年5月，海雾第一次出现的日子，她似乎也是这样欢迎的。

然而，一年过去了。

今天，将从今天开始，恢复每天守望着如同生物般的流动的海雾度过每一天了吧？

也许，有那么一天，什么东西会冲破这乳白色的浓雾，从遥远的海那边来访吧？

也许今年真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早奈美和丈夫的生活应当是美满的，但早奈美仍希望能发生点儿什么事情，来打破这平静的、令人沉默的日子……

今天她发现这种期盼比去年更加强烈。在这里迎接海雾的到来，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2

从巴黎起飞,经伦敦飞往东京的航班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下午8点20分才抵达成田机场。

由于利用假期参加团体旅行、新婚旅行的人很多,所以机舱内坐满了旅客。因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已经疲倦得昏昏入睡的人在听到飞机将要降落的广播后,也纷纷起身,收拾行装。一时间机舱内乱哄哄的。

旅客们都对飞机的晚点不满,他们相互交谈着晚点、出港后的交通、以及第一次出国的感受等等。机舱内大多数是日本人,他们那急脾气似乎也感染了其他旅客,大家都慌忙收拾着东西,脸上流露出终于平安到家了的神情。

在这些乘客之中,有一个男人的外表气质与周围的人明显不同,他坐在头等舱靠窗户的位子上。当飞机从安卡拉加油后又重新起飞时,也就是刚好吃过午饭,他睡了大约4个小时后,便一直睁着眼睛。

他没有同伴,所以也没有谈话的对象。他戴着耳机,听了会儿音乐。但过了一会儿他又摘下了耳机,陷入了沉思。从伦敦到安卡拉期间他看过的几本小书,仍然插在前排座椅的背袋里。

差不多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倚着座椅,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那双眼睛始终定定地凝视着幽暗的空间。

M 的悲剧

飞机飞到了房总半岛的上空,开始下降低后,这个男人便打开了窗帘,视线仿佛被黑暗的夜空下面闪烁的灯火吸引住了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皮肤浅黑,略有点粗糙而显出刚毅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深沉感,这与其他乘客面露疲惫的神情大相径庭。

当飞机与地面接触而产生轻微的冲击的刹那间,他似乎在忍耐着什么似地闭上了眼睛。

从机舱里出来的人们,列队行走在机场的通道上。这个身材结实、身着灰色西服、背着一个背袋的男人,无论是体格或服装,都与周围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夹在众多的旅客之中,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抿着嘴,默默地移动着双脚。

通过海关的窗口,下到一楼。在行李传送带的取货处,挤满了等着取行李的人们。

而这个男人却离开人群,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大厅内的天花板和大厅外面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当等候取行李的人少了一些的时候,他也来到了传送带旁边,伸手把转到自己身边的两个皮箱取过来,放到了地上。

这两个都是黑色皮箱,体积非常大。到处都有被磨损了的痕迹,并贴有标签。虽然不是名牌,但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产品。

他拉过一架手推车,把这两个沉重的箱子放上去,推到

接受检查的队列后面。由于这架航班晚点，因此和其他先后到达的航班交错，所有的队列都排得很长。旅客们不是焦急地跺着脚，就是引颈张望，寻找前来接自己的亲友。

这个男人似乎没有人来接。

“对不起……”

一名身材高大的金发少女用英语向他打着招呼。在她的手上拿着护照和行李，好像她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个队列。因为他正好在队尾，于是这个少女便向他询问。

他看到专为外国人设置的窗口后，便示意这个少女。

“谢谢。”

这个少女笑了笑，低头看到了他脚边的两个大皮箱，便问道：“你旅行了多久？”

“七年。”

这个男人在用英语回答时也没有一丝笑容。

少女感到讨了个没趣，耸耸肩走开了。于是这个男人的视线又回到了队列的前方。但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放松了一般，伤感地喃喃自语道：

“七年……”

3

“哎呀，太太。好久没有登门拜访了。”

推开客厅大门走进来的桦山律师一看到坐在沙发上等

候着的池见顺子，马上殷勤地说道。他那厚厚的嘴唇露出了笑意。

“是啊。”

池见顺子也露出了高雅的微笑。她那灰色薄纱和服上紧紧系着一朵白底罗纱腰带。她微微欠了欠身，以示还礼。大楼外面的强烈阳光在梅雨期十分难得。由于室内开着空调，人们在楼里不再因闷热而出汗。池见顺子飘逸着一股清香的香水芬芳。

“太太一点儿都没有变哪！”

“哪里，已经老了……你才是越来越精神了！”

“我最近有些发胖，老想做做运动，可又坚持不下去。这不，天气又热了起来。”

像是真的酷热难熬似的，桦山律师在这间开着空调的房间把手插进衣领与颈部之间摩擦着。同时仔细窥测着顺子。

他在心里暗暗说道：

这个女人和我差不多大，所以早过了 50 岁了。记得那次两个人“躁动”的时候，她是 45 岁，今年就应该是 52 岁了。说她一点儿没变不过是客气话，其实她和我一样早就发胖了。可皮肤保养得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脸上化了妆，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看上去一副养尊处优、甚至专横的样子。

“小姐们都长大了吧？”

“是啊，大的今年都生第三个孩子了。但小的迷上了雕

刻工艺,还没有结婚。”

“这么说,你还是住在浜田山和小女儿在一起了?”

“是的。她老吵着要改建房子,开一家雕刻学校,还让我也帮忙。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顺子眨了眨镜片后面那双慵懒的眼皮,言不由衷地说道。桦山看着她,觉得她这副样子很是娇嫩。丈夫不在,这个女人便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桦山羡慕地想着。

“啊,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好久不来了嘛,同时……”

顺子咽回了下半句话,解开了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包袱,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了桦山面前。这件东西的包装纸上写着“御中元”三个字。

她先打来电话,又带上礼物来办公室,一定是来商量有关她丈夫的事情。

这时,一名女职员端进了茶,鞠躬后便走了出去。桦山一边伸手拿杯子,一面打岔地说道:“已经七年了吧?”

“……”

“前天我接到你的电话后便算了一下,真快呀!”

“是的,到今年10月25日就整整七年了。”

“哦,是的,是10月。那时你家的大小姐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结婚了……”

这时,在桦山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女人大女儿的长相:单眼皮,眼角上吊,下巴难看地向前突着,长了一副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的样子。

由于她们长得都瘦弱,因此桦山看到她们就想到“狐狸”。无论长相和性格,她们都缺少吸引异性的特点。而且看上去她们的父亲池见敦人也不怎么疼爱她们。也许是受到和顺子感情不和的阴影的影响吧……

“是这样,大女儿对我说,如果有人失踪,七年后仍不见踪影,就可以正式宣布失踪,那么,在法律上这种‘失踪’可以确定为‘死亡’,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

果然不出桦山的预料,顺子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至于是不是最近才听说,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点儿不错。”桦山慢慢地点了点头。

“一个人在生死不明的情况下,过了一定的期限,可以根据其亲属的请求,由民事法院判决这个人‘死亡’。不履行这样的手续,这个生死不明的人就得视为仍然活着,那么在财产和身份关系以及派生出的各种关系会产生许多不便的。”

“是的。”

“根据民法第30条的规定,宣布失踪的条件,是某个人离开原来的住所后,经过七年方可认定。如果其间遇到战争、坠落和溺水、失事等特殊危难的人,则定为一年。过了这个期限时,当事人的亲属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民事法院提出申请。由于你丈夫已排除了其他意外事故的可能,因此认定时限应为七年。”

“也就是说,今年10月25日就可以认定了吗?”